

董改正

写佳人美貌的诗词向来很多,但正如清人姚际恒所叹:“《卫风·硕人》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意态由来画不成,何况是写?正面难写,聪明的先辈就改用侧面包抄,用“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令人信服;真是个美人啊!《诗经》实在,一连明着用了四个“如”,暗用两个“如”,将美人进行细部描摹。

“柔荑”很多注释为“稗子一类的草”,对照实物来看,觉得不妥。看过柔荑花序,就会明白是指单性穗状花,如柳花,核桃的雄花,细长,柔软。“凝脂”指的不是猪油,而是羊脂,羊脂美玉,白嫩润泽。“螭蛴”,天牛的幼虫,白润修长。“螭”是蝉的一种,方头广额,也就是天庭饱满之意。“蛾”指的是蚕蛾的长须。

“瓠犀”是指瓠子的籽。柔荑,凝脂,螭蛴,螭,蛾不好寻见,眼下正是瓠子当令,便去菜市场买来一个,竖切成圆,未见“瓠犀”之妙,横切如槽,列列齐整,如开怀大笑,正合注释所说:“排列整齐,色泽洁白,因用来比拟美人牙齿”。真是妙绝。

这些今日看来高冷的词汇,当时却道是寻常。那会儿别说工业了,便是手工业也不发达,先民拿来比拟的事物大多取材于身边寻常,居然连天牛的幼虫也用来比兴,要知道,那可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软体动物。一个千古传诵的诗人,是多种动植物以及其半成品局部象形、而后叠加而成,居然尚能窥其美好,真是奇哉怪也。

因何如此?我认为全在瓠犀。齿如瓠犀,明说形象,暗隐动态。如果双唇紧闭,何以见瓠犀烁烁?必是“樱唇半启”而“瓠犀微露”,必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明眸皓齿。瓠犀的背后,有一个美人含笑在。

主题来了:瓠犀太重要了。设若一口黄牙犬牙差互,龋牙赫赫,前面用赋体列举的百般好,也一齐化作乌有。说话之时,展颜一笑之时,甚或是饮食之时,一口瓠犀,或皓齿初含雪,或丹唇列素齿,明艳不可方物,是美人的必要条件。

瓠犀之喻,是朴素的美学。老子的老师常枞病重,老子去看他。他伸出舌头问: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在。又问:我的牙齿呢?老子答:“都掉完了。”老子因此明白以柔克刚的道理。牙齿在此被摆了一道。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牙医确是不被当做正经八百的医生的,而西方的牙医一直是很好的职业。齿之不存,犹可进食,但这只是活着,距离审美远矣。

审美的活着一则因为除了啃咬啮磨之外,牙兼有辨味功能,食不知味令人情何以堪;二则由于无牙则两颊塌陷,缺牙则发声扭曲,唾沫横飞,如此纵使柔荑凝脂的,怕是不足称“美人”了。况且,无好牙则易坏,坏牙易疼,牙疼会颊隆若小丘,唇唇若香肠。西子捧心是为娇弱之美,而双手捧腮,实难恭维。

瓠犀的审美在岁月里越走越远,越走越华丽。唇齿相依,与瓠犀相映衬的是“樱唇”,一白一红,恰若桃李,譬如白雪樱桃。“朱唇半启榴房破,胭脂红注珍珠颗。”“冰齿映轻唇。”瓠犀升格为“榴房”或“榴齿”、“珍珠颗”,“冰齿”,再继续一路向“东”,变为东家之子的“齿如含贝”,再变为东方朔自恋的“齿若编贝”,再到“一口碎玉”,整体趋势是越来越白,越来越整齐。修饰愈巧,浓香绮艳,那个充满草木气息,在岁月深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佳人,隐没在时光里。

当美可以制作时,美就令人怀疑了,就危险了——还是草木气息的美安详。我虽寝痼,却不想去韩国或泰国,一直存想的是整整牙齿。医生看完,曰:牙齿已高,恕难从命。瓠犀之望遂绝。不由想起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种牙》里的陈生,他治牙之术冠绝天下,天下坏牙,“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何必编贝,瓠犀足矣。令人神往。

周末的散漫

涂启智

周末是生命之舟温馨的港湾,我们在此停留,享受生活的闲适,感受生命的美好。

最喜周末的睡眠。没有闹钟打扰,无牵无挂睡到自然醒。就像小时候,太阳升起两三尺高,屁股快要晒糊了,还像一只青蛙匍匐于床,纹丝不动。周末的睡眠是一年四季的春眠,全然不知天已大亮,新闻窗外树梢鸟儿在唱歌。

常常在《水中花》《再回首》《忘情水》悠远意境中流连忘返,不能自拔。这些经典歌曲是流金岁月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当年的英俊小生谭咏麟,声音空灵气质迷离的姜育恒,“鹰钩鼻下一张英俊无比的面孔不知俘获多少少女芳心”的刘德华。当然,也能看到我自己青春年少与青涩稚嫩的模样。杨蔓的《蓝眼泪》、降央卓玛的《西海情歌》也叫我“沉醉不知归路”。如果世间真有天籁之音,我认为它们就是。这些歌、歌词意境有如诗画,旋律婉转情深,而且蕴含一个忧伤感人的故事,听着听着,你会怅然若失。第一次听到《蓝眼泪》,简直找不到合适词汇来形容那种别样的惊喜与震撼,我一下子措手不及,只能愣在那里。为纪念与这首歌相遇,我将微信昵称修改为直抒胸臆格式——“喜欢蓝眼泪”。

沉浸于经典音乐,欢乐可以激扬欢乐,忧伤可以抚平忧伤。那如金属撞击般富有质感的韵律,仿佛清澈见底的小溪缓缓漫过心田,让五脏六腑熨贴犹如一匹平整光滑的绸缎。些许伤痛些许忧愁,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向远方。我分明听见,一株又一株写满梦想、多情与诗意的植物,从看不见的深处“啪啪”拔节生长。

周末,可以翻看两页闲书,或者陪家人出门散步;还可以邀约三两个好友一起爬山、垂钓、看海……

周末,我愿做一片扁舟,暂时忘记方向、忘记目标,肆意恣情漂浮于一望无垠的湖面,沐浴在湖光山色的光影画廊中,静默,怀想,甚至什么也不想,任由时光斜阳漫无边际地老去。而到了新的一周,我又仿佛一支离弦的箭,以不可遏制的刚劲之力,向着远方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欧阳



欧 阳

都说羊肉的食用会让身体产生增热之感,切身的体验也是如此。因之,国人多是在太阳远离北半球的时候吞食,而在炎热的夏季,少人问津。

其实,这是我的个人经验,草原上的人民一定不会这样想。实际上,现如今非草原族类也不乏例外之人。每每看到城里清真饮食店生意兴隆,我都会意识到自己的推断有误,可还是继续主观认为,夏日的热气会助推羊肉的膻味,故而继续自己夏日尽量不碰羊肉的立场,即便是在烤串火热的当下。

然而,近日有朋自南方来,固执地要吃北方的羊肉之味,结果我不得不放弃立场。

进了清真店家,朋友从菜谱上发现有羊肉饺子,声称半辈子了都没有尝过,这个一定得有。我劝诫说,这个可能会很膻。谨慎起见,我还询问了店家饺子馅儿的肥瘦,针对“还可以”的回答,我认为显然是“不瘦”,再次相助。但朋友不为所动。

结果是,只一口,朋友的想象及时崩溃。

“这也太膻了。”他说。

不听劝吧?可人依旧振振有词:“羊肉哪有不膻的!”

这句话使我想起了自己类似的经历。

李小米

老食堂的墙壁上,有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当天供应的饭菜:南瓜炒肉丝、回锅肉、鱼香茄子、凉拌黄瓜、绿豆汤……

老食堂的这个小黑板上,每天的饭菜都在发生变化,这也让默默打量它的人,涌动着一种生活的美好。老食堂的墙壁上,烟熏火燎中有了厚厚包浆。老食堂里熊熊燃烧的,是用铁锨铲进去的煤炭,有时炭火燃得呼呼作响,像是某种爆发的情绪得不到控制。有天,食堂里的炊事员扬敏往灶里送煤时,冲出的大火把他的眉毛燃着了,两个月后,他的眉毛才长出了新的。

我说的这个老食堂,是我当年刚在一个乡里参加工作的单位老食堂。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在睡梦里又吃到了当年老食堂里的饭菜,尤其是那道豆腐炖肉,我在梦里醒来后还咂巴着嘴。

说一说我和那些老食堂里的事儿吧。“娃娃,好好读书,考大学,长大了进城,和你爸一样,吃伙食团的馒头,又大又白,……”这是小时候我们那个生产队里的队长鼓励我的话。感谢生产队



好朋友是明镜,坏朋友是哈哈镜。

赵武昌

巍巍祁连,叠翠生玉;苍茫河西,万物灵动。在中国的版图上,一座高耸挺拔的山脉亘横于甘肃青海间,这就是故时被匈奴称为“天山”的祁连山。她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高峰,更是不同民族融合发展的精神巅峰。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也不仅仅是连接中原西域的交通长廊,更是一条时间长廊。一个个迥然不同的族群在这里衍生,裕固族便是内亚游牧民族中的一支劲旅。

世事沧桑,在历史的朔风中一切影影绰绰,唯有真实的故事绵韧流传。穿越历史的烟尘,从新行渐微的大唐打马走来,从游牧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走来,他们自称“尧熬尔”、“西喇玉固尔”,逐水而居,择祁连山源源不断的雪水和丰茂的植被而栖,繁衍生息。1953年,取与“尧乎尔”音相近的“裕固”(兼取汉语富裕巩固之意)作为族称。早在400多年前,裕固族从阿尔金山迁至祁连山脚下。1959年,居住在祁连山南麓的裕固族也迁至祁连山北麓。裕固族——这个颠沛流离的民族,带着地干回百转的故事,历经沧桑,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甘州之境,肃州之南。生活在这里的裕固族书写

编者按



羊肉之鲜

早些年去新疆,朋友发现俺对羊肉没有丝毫排斥,就带着去了大巴扎,“去吃烤包子,你一定喜欢。”第一次舌尖还是很满意的,可后来遇到了问题,烤包子极其膻腥,难以下咽。按朋友的说法,这是包子馅儿太肥了。这之后我放弃了烤包子诉求,再也没有去尝试过。虽然如此,但心里还是留有诱惑,临离开乌鲁木齐,感慨地对朋友说,“要是包子不膻就好了。”

朋友咧嘴一乐回的就是这句话:“羊肉哪有不膻的。”

坦白说,我并不太认同这种说法。鱼羊为鲜,其所指的绝不会是鱼腥和羊膻味道,而以我的现实经历,也不支持“没有不膻”的观点。

记得少年时代,有一回在回民街道跟着行家吃刀削面,乳白汤汁有一种说不出的鲜香之味,一定要形容的话,大概就是那种纯粹的肉荤之香。问询专家,回答是羊汤。这个不能信。转问店主,笑而不答的回民老板把我领到锅台边,看见若干

老食堂的饭菜

长,我的这个梦想居然实现了。

20世纪70年代,在我们那个生产队,老乡们的皮肤都呈小麦颜色,灰灰,暗黑。但有一个人

的皮肤很白,就是我爸。我爸的皮肤为啥那么白?他在县城上班。直到我8岁那年,去爸的单位食堂吃了几顿伙食以后,我才明白爸的皮肤为啥那么白了。蒸笼里刚出笼冒着热气的大白馒头,带着糕样,早晨还有手工磨出来的新鲜豆浆。看见爸吃一口大白馒头,再喝一口豆浆,天天吃这样的食物,爸的皮肤要是不白才怪呢。

有一年,就是生产队里那个对我说鼓励话的老王队长,去县城找我爸帮忙买一点化肥,我爸把这件事给办了,还留他在食堂吃了一顿饭。老王队长吃了食堂里的红烧肉,边吃边落泪,对我爸说,要是大

家每天能吃上这伙食就好了。我爸安慰说,别急,急不得,等实现了共产主义,比这伙食好多了。

我22岁那年,到一个乡里的机关上班。乡里的机关食堂,中午有20多个人吃饭,晚上就只有留下来的三五个个人了。机关食堂大门前有一块专栏,主要就是根据当前形势,在报纸上摘抄一些政策时事。我主要就做那个工作,办宣传专栏。

常常是,还没到中午开饭时的电铃声响,我就从专栏墙边,鬼鬼祟祟溜到食堂里去,和食堂里的陈师傅靠近,有时还塞给他一包烟,如果遇到他在菜板上切熟肉,他就会夹起一块肥肉悬在空中,像喂鱼一样让我张大嘴,一口就吃下去,我有一种偷偷赚了一把的快感。

陈师傅拿小瓢小铲,是有技巧的,在手的抖与不



抖之间。一抖,打到瓢里铲里的肉,很可能就顺势落下去了。陈师傅这个人,遇到他看不顺眼的人,就抖。庆幸的是,我是那个让他手不抖的人。

陈师傅嫁女儿那年,大伙送的礼,差不多都是10元钱,我送的是20元钱。我从乡里调到城里机关那年,陈师傅就要退休了。那天,他在机关食堂里,送我两块中午准备煮的扣肉,让我回家直接蒸着吃,我当场拥抱了陈师傅。

大铁锅,用大铲子熟练地翻炒,火光冲天,饭菜香味浓烈扑鼻,在这样一张机关食堂的图片里,一群人在一起吃饭,感觉这样的日子一旦持久,会在岁月里,成为一张记忆深刻的版面。我和那个乡里同事们的感情,也是在那家老食堂里飘香的饭菜中慢慢熏陶出来的。我在那里学会了喝酒,把一些幼稚的诗歌在酒后放肆地诵读,把一些沉沉的心事在酒后倾诉。

而今,是再也没有一家这样的老食堂让我把自己一些沉默的感情放松地释放了。我去一些单位,中午大都是叫一份外卖送来,然后关进办公间里,边看手机边孤独地咽下了饭菜。

那些年的老食堂里,饭菜的味道,日子的味道,在我的记忆里袅袅蒸腾,成为远方天空的一朵一朵云,飘远了,偶尔又飘回来。

何真宗

在城市,见到一大堆石磨

仿佛我又回到了故乡
一个石磨一户人家
亲人们笑容满面,把日子
一瓢一瓢地舀进磨眼里
推着旋转,反复碾压
好像走不完的前程
越磨越细腻,从石缝流出来的
都是在泼墨山水

我有许多经历,就被这样打磨过

如同无数颗粒移动的纽扣
套紧了梦想和幸福,走了很多路
却又原地不动。光阴远去
青春不在,让我承受人间的
阴晴圆缺,悲欢离合

风是空的,村庄是空的
众生万物策马扬鞭,我一个人
行走江湖,把刀光剑影饮尽
从此,学会了聆听,学会了
把袅袅炊烟挂成一幅画
让记忆照亮回家的路……

石磨在城市里庸懒地躺着

有岁月的沧桑,有光滑的年輕
有我一碰即痛的乡愁,堆积如山

乡愁一碰即痛

在他乡

打工文学精英

67

着凝聚匠心独具的建筑艺术。从帐篷到毡房到如今的楼房,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建筑就是最好的历史。走进肃南会发现,建筑物的顶子就像一顶裕固族人戴的帽子,红得耀眼,屹立如山。

总有一种美,会惊艳了时光,温暖了遇见。遇见,是一种美,是刚刚好。灵魂若可以相契,便是一种罕见的缘。若懂,不说,也懂;若不懂,说了也不懂……无论走在草原还是县城,依旧可以听见颇具特色的歌谣在肃南大地上传唱。透过历史的风云,肃南的民俗艺术独树一帜。最美好的风景,就是每个人都能幸福生活,都能寄托乡愁。如此,可以设想,当一粒粒种子叩动大地之门,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会从地底喷薄而出,凝聚成激越上升的壮观能量。肃南这个充满神秘的地方,将寻觅者思索的闸门打开,让想象在草原上飞翔,在冰川前固话,在丹霞前无语,在岩面前惊叹。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止,你我若玩童,惊艳于时光河岸上留下的肃南民俗瑰宝,留恋于肃南人民的欢歌笑语中。

肃南,是一颗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熠熠生辉的宝石。沉淀的绿是她的肤色,祁连山丰沛的融雪是她生生不息的血液。风的姿势,向前的力量,是她的骨骼。奔驰在辽阔草原上的骏马是她真实的写照。胡笳远去,牧歌悠扬,民族融合的金石之声再度奏响,抒写着明天更美的故事。

多彩的肃南并不只有缤纷的自然风景,在时间的磨砺中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人文遗迹,亦有